



道學

果庵

周密志堂雜鈔論道學云：「嘗聞鄉曲沈子固先生云：道學之黨，名起於元祐，盛於淳熙，其徒甚盛，蟠結其間，假此以惑世者，真可噓枯吹生，凡治財賦者，則目爲聚斂，開闢扞邊者，則目爲亂才，讀書作文者，則以爲玩物喪志，留心吏事者，則以爲俗吏，蓋其所讀書，只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西銘及語錄之類；自詡爲絕學者：正心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。故爲之說曰：爲天地立心，爲生民立命，爲前聖繼絕學，爲萬世開太平。爲州爲縣爲監司，必須建立書院，或道統諸賢之祠，或刊法四書，衍輯近思等文，則可不錯路頭。而士子作時文，苟能證明聖賢義蘊，亦可不負名教矣。否則立身如溫公，氣節如東坡，皆非本色也。復有一等僞學之士競趨之，稍有不及，其黨必擠之爲小人，雖時君亦不得爲辨之，其氣骸可畏如此。然所行所言，略不相顧，往往皆不近人情之事，馴至淳祐咸熙，此弊極矣！是時爲朝士者必議論憤憤，頭腦冬烘，敝衣菲食，出則以破竹輿，負之以村夫，高巾破履，人望之知爲道學君子，名達清要，且夕可致也。然其家囊金匱帛，爲市人不爲之事，賈師憲獨持相柄，唯恐有奪其權者，則專用此等之士，列之要路，名爲尊崇道學，其實幸其憤憤不才，不致掣肘，以是馴至萬事不理，喪身亡國，嗚呼！孰倡僞學之黨，甚於典午之清談乎！」李越縵論之云：「公瑾此書，成於元代，道學之風甚盛，而能爲是言，此是非之公也。近世一目之士，動以抵庠宋儒爲其道之罪，亦愚甚矣。至公瑾言賈似道之禍國，辭直如是，而趙雲松猶謂其依附賈氏，多爲松寬，又何其不樂成人之美也！」

趙雲松的意見也許長於駭餘叢考，不及細查，但道學之弊在這段話裏總算說得很透澈。其實關於反對道學的話已竟不必再說，因爲道學的形式早就被打倒了，雖有方東樹，唐鑑，曾國藩等想要復活他，畢竟是不行。曾氏身爲道學後起偶像，晚歲亦不甚談此，大約是覺有點蹩扭，而且由種種記載，知道曾氏爲人，也絕不是只讀高頭講章頭腦憤憤口心兩違之流，則其不能與道學契合無間，或亦當然。不過近來却又有入主張中國所以弄到這樣不振，乃是漢學之弊，自乾嘉的文網以後，學者除逃避現實，專講名物訓詁以外，沒有別的辦法，自會造成畏葸怯懦的氣象，宋學亦即道學，乃是注重事功，注重政治的，所以應當讓他復活，可以有起衰興廢的作用。這話也許是不錯，但可惜是宋儒雖有韓范胡安定孫泰山，到底微欽還不免於蒙塵，在中國史中，沒有再比宋代不能抗禦敵侮的了。至於南宋以後，恐怕只剩下一樣敵愾之氣在廟堂上疏，說幾句大話，如胡銓等，實與近代的打倒帝國主義標語沒有什麼兩樣，於是最後道學家陸秀夫便勇敢背着皇帝去投海，如是而已，此外如文天祥，據說却是縱情聲色，一無道學氣味的。昔人所說的無事袖手，臨危一死，真是不錯，有意見的人，也無妨說這是道學末流，其實這還不算末流，像前者周公瑾之論，已比此更進一層，然猶略

有靈魂在，最可怕則是成了代聖賢立言的八股一來，除「性理大全」不能讀別的東西，那才大糟特糟，且其餘風至今而不見廓清者也。

六股毛病不在其文章本身之技巧，乃在其蒙蔽人的常識，不使視野擴大。王安石雖然喜歡事功，但却作了師心自用的字說，和許多經義，其意思乃在爲了推行我的政策，你們大家只有盲目的遵從。對於新法的本體，近代人已不反對，可是我們想想那時所謂元祐君子所以必須對變法不贊成者，也許因爲王介甫的態度過於斷斷霸道之一點。——康樂維新的病，不無與此同處。我們感覺到政治之霸道或者可以馬虎，思想之霸道，實在難於容忍。爲了不易容忍，所以八股之後有利祿，這可算巧妙的法門，無怪乎明祖自己高興的說：「天下英雄入我彀中！」原來生活與享受又是大過了思想自由的東西，尤其在士大夫階級除了作官不能謀生的中國。那麼八股制科之不能廢止，是當然了，現在雖然沒有開科取士，大家念大題文鶴，四書味根錄，但是其隱然的作用却是無往不在，可以够得上精神不死四個字。而且往日有見解的人，雖是去應舉，到底也還曉得制藝不過敲門磚，不能作爲終身法寶，如今則不然，不會八股固不能騰達，騰達以後，仍復日日要用八股，且要人人如此，處處如此，於是由敲門的磚一變而爲屋基牆脚，這個搖身一變，可謂勢力愈來愈大，蓋正所謂「終身由之而莫知其道」耳。

如今知道屬於道學之弊的壞方面，充其量可以至於八股之無窮蔓延，這且不去管他，好處豈這一毫無有麼？君子道消，小人道長——好處當然很顯明。當南宋的閩學受小人排斥時，誰不替朱晦翁三程周張扼腕，就是歐陽公也作過朋黨論，爲君子之朋呼籲。北宋的舊黨，南宋之偽學，大約有點淵源罷？可是不知爲什麼賈似道却利用了道學君子，此亦道學家始料所不及者。明末的東林與宋之道學也是氣脈貫穿的，但錢牧齋等又是東林中分子，而且顧亭林大罵陽明了，陽明乃亦道學者之一也。（其實陽明先生本身並不是道學氣的。）這裏我們對君子不是不同情，爲真理鬥爭乃是絕大光榮，但是不免亦有想不到的毛病，那便是矯偽的分子也可以參加進去，東漢之黨錮，爲後世所敬仰，然其造作不近情理，蓋是歷來所無有。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，曾慨乎言之，魏晉清談，乃是這樣被激而成，古人所說矯矯者必適其正者是。儒家思想原是不外乎人情之常道，而代聖人立言與講陰陽災變的儒者把先哲塑成偶像，一個百合，在政治的真理後面就是聖人偶像的盾牌，是一種不可攻擊的勢力。其實政治得失只是政治得失，不一定非拉上聖人之論不可。反對小人也有輿論可憑，更無須立了學派的幌子。我覺得焦理堂論語通釋的話很好：

「君子和而不同，何也？人如一性，不可強人以同於己，不可強己以同於人，有所同必有所不同，此同也而實異也。……惟不同，而後能善與人同。」

「詎曰：夫言豈一端而已，各有所當也。各有所當，何可以一端概之？史記禮書：人道經緯萬端，規矩無所不貫。」（均見釋異）

「記曰：夫言豈一端而已，各有所當也。各有所當，何可以一端概之？史記禮書：人道經緯萬端，規矩無所不貫。」（均見釋異端）

這可算很通達的見解，孔子原亦不會命三千弟子不許異說，攻乎異端之攻字，如焦說乃作反對解，自與正統之見不同。再看下面的話，更為露骨：

「庶宋以後，斥二氏爲異端，闢之不遺餘力，然于論語攻乎異端一文，未之能解也。唯聖人之道至大，其言曰：一以貫之，又曰：焉不學，無常師。又曰：無可無不可。又曰：無意，無必，無固，無我。……聖人一貫，故其道大，異端執一，故其道小。子夏曰：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，致遠恐泥，是以君子不爲也。致遠恐泥，即恐其執一害道也。惟其異，至於執一，執一由於不忠恕。楊子唯知爲我，而不知兼愛；墨子唯知兼愛，而不知爲我，……爲楊子必斥墨，爲墨子必斥楊，楊已不能貫墨，墨已不能貫楊，使楊子思兼愛之說不可廢，墨子思爲我之說不可廢，則怨矣。則不執矣。聖人之道，貫乎爲我兼愛者也，善與人同，同則不異。……執一則入之所知所行與己不合者皆屏而斥之，入主出奴，不怨不仁，道日小而害日大矣！」

如此說，所謂聖人豈惟不作偶像，而且是廣納衆流的。唯其廣納衆流，所以才有矛盾的統一，唯其執一自是，所以才惹起別人的反感而生出糾紛，這大約是屬於心理與生理之關係，無可奈何的，我說思想的霸道無論如何不行，就是因爲太不合乎恕道的原故。道學者是要從偶像學習偶像，使自己也逐漸成爲兩廡健者，此所以必須結黨，結了黨才會表現出思想的政治力量，以強人相同。焦氏論論語「克伐怨欲不行」一章說得好：

「因己之克，知人之克，因己之伐，知人之伐，因己之怨與欲，知人之怨與欲，克伐願欲情之私也，因己之情，而知人之情，因而通天下之情。不忍人之心由是而達，不忍人之政，由是而立，所謂仁也。知克伐怨欲之私，制之而不行，無論其不可強制，即強制之亦苦心潔身之士，有一其不可有其二，以己之制而不行，例諸人，其措諸天下，必不近人情，必不可以平治天下，故孔子曰：可

以爲難矣，難之云者，言不可通諸天下也。孔子之言仁也，曰：我欲仁仁斯至矣。……至易而無難，無煩強制其情也。」

家家道路可以通羅馬，作一個有智慧有品德的人，原亦有多端，不必非從某種修養上下手不可。我們感到遺憾的，便是道學者雖是想把天下弄好，而其手段乃出之於「不近人情」的強迫舉動。於是使小人有了攻擊之目標，使小人有更堅之團結，使作僞者可以假借了好旗號，到頭來不但自己是失敗，國家往往也是滅亡，在歷史的例證上，倒是可以怵目驚心的。

這樣一來，我的主張有點成爲楊朱的爲我主義了，似乎亦爲執一之論。其實不然，楊朱乃是強制他人主張爲我，我則只是要求思想上該當有點自由。不但是八股之束縛應該解放，即是認爲好的，應該的思想也不必拿出噓枯吹生的特別

力量，或是結成一派的向異己者攻擊。因為我十分感覺到這種強迫與攻擊其結果必為徒然，轉不如信其自然發展的好。吃的東西原不必大家一樣，只要有裨營養無損健康自佳耳。然而這一點似乎愈是近代愈離希望遠，所以常常令我對於人類的文明起懷疑。古來不少為這問題而犧牲的，如文字之獄大抵可以歸入此類。好像近頃也又有言論自由的呼聲了，我以為這不是單純的政治問題，假如道學的餘燼不息，即使一種言論自由是有了，這自由的言論就又將黨同伐異起來，結果總是一個「許我說，不許你說」的態度，那就仍然是不自由。中國人對於政治並不固執，而是對於思想太固執，此固執之由來，不能不說自漢朝以後統一了思想界的儒者弄錯了昔賢的根本態度。即如論語的克伐怨欲一章，從漢魏以來的流疏查起，直至劉寶楠為止，都是講聖人的天性純潔，絕無克伐之私存在，所以費盡了人力去制止的傢伙，只算作到了下工夫的地步，想高攀聖人，實在尙遠。云云。可見我的妄臆為不謬，昨天買得莊諧選錄一部，有一則云：

「閩俗重節烈，以建牌坊官臨祭為榮，閭閻無知，嘗有力勸新婦殉節以為榮耀者，百計說之，若婦首肯，則即發帖請地方官臨祭，并徧請官紳戚族，屆期為台，婦坐椅上，盛設祭品，官紳等以次祭畢，婦即出帶自縊死。……又相傳曰：有某寡婦已許人以死，遽登告，祭客畢具，婦忽稱豬未喂，亟下台狂奔而去。故凡有已許人而中悔者，人必誣之曰：汝豬未喂耶！然其情亦可憐矣。」

雖然是笑談，却可以代表道學者之態度。守節原亦道學者強人道德之一，我們現在大約都不願意自縊以死，還是按自己的意思去喂豬罷！

甲申重陽風雨中

環境與道德

周越然

環境與道德，有密切的關係。什麼環境，產生什麼道德。何為環境？何為道德？

環境就是我們所居之地，所居之時——就是我們的現在。道德就是我們要做之事，不做之事——就是我們的品行。我們的現在，倘然是惡劣的，那末我們的品行也一定惡劣。我們的現在，倘然是善良的，那末我們的品行也一定善良。換句話說，好道德產生於善良的環境中；不道德產生於惡劣的環境中。

我依照這個題旨，把他們（環境與道德）的相互關係，在下文中約略說明。

先說家庭：大戶人家的子女，總比低微人家的子女文靜些。大戶人家的子女，雖然也有愚笨的，也有貪懶的，但總不像